

兒童衛生叢書

衛生故事

第四冊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兒童叢書 衛生故事第四册

目錄

一 金衣 一

二 宴會中 三

三 最有效驗的藥 五

四 清潔鄉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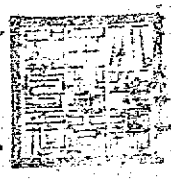
五 鬻中人 一〇

六 一些不錯(獨幕劇)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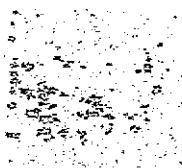
七 再莫勉強熬下去了 一七

八 我昏哩 一九

九 黃梅時 二二



十	小學生的參觀.....	二五
十一	軍樂聲中.....	二七
十二	我的一生.....	二九
十三	二十四小時內.....	三一
十四	一個小工.....	三四
十五	原來如此(獨幕劇).....	三六
十六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	四一



兒童衛生叢書

衛生故事第四冊

金衣

蒙古地方的「活佛」常常住在宮裏，和外面的社會很隔膜。所以至少二三年中總要出去遊行一次，巡視巡視各地的情況。在他所到的地方，不論那處，都是人山人海，大家要去瞻仰他的丰采，並且有些人以為活佛在他身上撫摩了一下，便是無上的榮幸。所以各地方的人民都穿了新的衣服，巴望被活佛的手指接觸一接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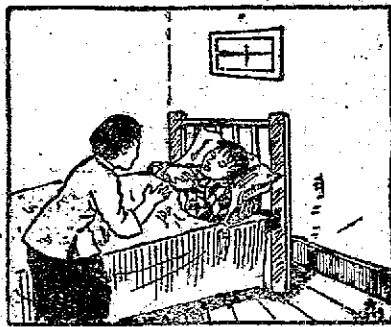
有一次，活佛巡遊到一個鎮上。那時，鎮上有一個九歲的兒童，名喚哈噠。他希望能得活佛的賞識，預先用金葉子做了一件緊窄窄的金衣，到那天就穿在身上。當他走在路



上，旁邊的人都很驚奇地看着他；但是後來活佛也只和對待平常的人一樣，並沒有特別地贊揚。於是哈囉很氣憤起來，就垂頭喪氣的奔回家中，向臥榻上睡覺去了。

停了一刻，他的母親來叫他喫夜飯去，只見他面色發青，默不作聲地躺在那裏；推也推他不醒，情知一定是窒息了。她連忙去請了一位醫生來。那位醫生診斷了一下，就說道：「這個小朋友穿了這件緊窄窄的金衣，把他的皮膚呼吸阻止了！原來皮膚呼吸和口呼吸，鼻呼吸同樣地重要；一阻止了，也就要窒息而死底呢！」

現在幸虧時間尙短，還可以施救。醫生一面說，一面就替他



舉行起人工呼吸來
不多時，哈噠就蘇醒過來了。

宴會中

雪花在天空中一片片到處飛舞。一霎時，大地上已鋪滿了一層白銀。這時候，可誠猛聽得壁上一陣鈴聲，曉得有人在那裏打電話來了。

原來那電話中是他的朋友畏之叫他赴宴會去。可誠在電話中答應了以後，就穿了皮鞋，撐了雨傘，去赴宴會了。可誠的家裏距離宴會的場所最遠，他到會裏是最後的一個了。當他到了那裏，推進會客室的門去一看，只見暗淡的電燈光下，陳列着許多樂器和茶點。他的朋友畏之，定

一，達三都人事不省地磕倒在檯上。他向室內四周圍一看，只見窗戶都閉得緊緊地，一些不透空氣，並且這間會客室又很窄小。於是他曉得這幾個朋友一定是窒息了，他就想起用人工呼吸法來救活他們。

可誠開了四面的窗，然後先脫去了畏之的衣服，把他躺在地上，使他的背面向天。又把那幾件衣服墊在他的胸下，可誠自己跨在他的背上，把兩手插在他胸下的肋骨上，一上一下地行了數十次。這時候，畏之鼻中微微發出些鼻息聲，果然已經醒過來了。於是可誠越加覺得精神百倍，將定一、達三也依法行人工呼吸。不一時，也都救活了。

可誠向他們三人說道：「假使這晚上我不來，或是我來了，却不會行人工呼吸，那麼，我們可不是從此沒有再會面。」

的機會了！

畏之說道：「可誠兄！你救了我們，我們是何等地感謝你呀！請你現在將人工呼吸的方法教我們，那麼，我們日後也可以照樣報答你呢！說罷，大家都笑起來了。」

停了一回，可誠就將人工呼吸法教了他們。大家學他試行了一下，然後歡歡喜喜地回家去了。

最有效驗的藥

在一間臥室裏的一張榻上，橫躺着一個面黃肌瘦的



少年他望了一望天窗，自言自語地說道：「不覺已缺席了十多天了；這病不知什麼時候纔好呢！」

他的父親從外面進來，走到了床前向他說道：「寧兒！朝上去請的那位王醫生來了。」寧兒接連聽得橐橐地一陣腳步聲，那位王醫生已到了臥室內，站在他的床前。

王醫生在寧兒的手腕上診了脈息，拿出一只檢溫計放在他的舌下，問了他父親幾句話，又仔細向四面緊閉着的窗看了一下，然後說道：「這個小朋友的病並不重，不必開藥方，只要明天朝上六點鐘以前，叫一個人將他駝到我家裏來，我自有一種很好的治法。」王醫生說到這裏，又和寧兒的父親說了幾句告別的話，徑自出門去了。

明天朝上還沒有到六點鐘的時候，有一個僕人駝了

一個病容滿面的青年，在一家掛着「王醫室」的門上敲門待等那門呀的開出來，那個僕人就向裏走去。

「王先生！我家的寧官來了，請你把最好的治法替他治理罷！」僕人很誠懇地說。

王醫生診了寧兒的脈息，說道：「小世兄！我昨天看見你住的那間臥室，窗格緊緊地閉着，空氣很不容易流通，你一天到晚睡在那裏，身體怎麼還有好的希望呢？現在你跟我來！」王醫生說罷，就領了寧兒到天井中的一棵樹下去。

王醫生叫他用鼻深深地吸氣，將腹部收緊，胸膈前挺，兩臂平伸，然後向



後放下，同時，將所吸的氣慢慢地從口中吐出，寧兒這樣呼吸了三十多次，王醫生纔說道：「好了！停罷！」

一同回到了候診室裏坐下。那僕人說道：「王先生，藥配在那裏？待我先放在袋裏罷！」王醫生回答道：「只要他天天朝上深呼吸幾百回，他就喫了最有效的藥了！此外還有甚麼藥呢？」

清潔鄉

秋生正在書房裏看一本兒童世界的時候，忽然一隻白鴿飛到他的窗前來，向他說道：「小朋友！假如你自己願意，請你同了我到清潔鄉去，那裏很好玩呢！」

秋生一想，清潔鄉這個地方從來沒有到過，如今既然

有這個機會，別把他錯過了。於是就答應道：『很好，白哥哥！我們一同去罷！』

走了好多時光，轉了六七个灣，來到一個地方。秋生定睛一看，但見草，木，土，石，沒有一種不是彷彿洗刷過了的好不清潔。前面是一條灣灣曲曲的小河，河水澄清，可以望見河底，再向兩旁房屋的大門裏邊一望，只見有許多人家的小孩子在那裏洗浴，也有已經洗浴好了，正在那裏穿起衣裳來。

秋生一面慢慢地走，一面東張西望，只見家家都是這



麼樣，他心中不由的覺得很奇怪，回過頭來，想要向白哥哥問個明白，那曉得白哥哥早已不知去向了。

正當他着急的時候，忽聽得附近發出很相熟的聲音道：「小朋友！你已經到了清潔鄉來了！還不快快來洗浴麼？」這一個當兒，街上一家人家開了門，走出一羣小朋友來向他說道：「小朋友！我們等你很久了，請你來洗浴罷！把皮膚上的污穢洗去了，包管你身體上要舒服得多呢！」

那般小朋友就把秋生牽引到一家人家的裏面去了。

雲中人

金生的妹妹不知到那兒去了，母親叫金生去找她。金生從這邊走到那邊，從那邊走到這邊，可是連他妹妹的影

兒也沒有看見過，心中不由得有些兒焦急了。

金生越走越遠，差不多離開自己住的地方有半里路了。這時候，忽聽得一片鑼鼓聲。他擡頭一看，但見前面設着一個賣武藝的場子，看客們把他圍成了一個人圈子。他想，妹妹一定在那兒了，於是就急急地奔上前去。

金生好容易擠到了人圈子裏去，早已把找尋妹妹的事情忘了。那時，他看見場上有一個「臺中人」，身體短小得只有二尺光景長，可是他的頭却很大，兩條腿又是很細，真個使得無論什麼人都要覺



得好笑。

金生看見了這個鬚中人，心中不明白他怎麼會得變成這個模樣。他正在推想的時候，忽見他的妹妹從左邊奔過來向他說道：「哥哥！是不是媽媽領你來的？——你看！那個

人爲什麼會得變成了這個模樣呢？」

「噢！妹妹！你真在這裏，媽媽叫我來尋你呢！現在我們回去罷！」金生看見了他的妹妹，就打動了來尋她的本意。於是一面說着，一面就拉了他的妹妹一同回去。

回到了家裏，他們倆就把看見的鬚中人告訴母親，並且還問她這是爲了什麼緣故。母親聽了，就說道：「那個鬚中人」生出來的時候，也和平常的人一樣；只因從小將他放在一個矮小的鬚中，阻止他的發育，所以成了這個模樣。我們

從這件事上推論起來，可以曉得穿極緊極小的衣服，或是把腰帶束得太緊了，或是纏足和穿了極緊的鞋子，都同樣有礙身體上的發育呢！

金生聽到這裏，就說道：「母親！既然如此，你以後替我們做起衣服和鞋子來，要放大些纔好！」

一些不錯

（獨幕劇）

（佈景） 客堂

（登場人物）

梅寶

梅寶之母

春寶

梨秀

杏妹

（梅立在桌子旁）

母（坐在椅上，對梅）梅寶！你什麼像男小孩似的，一些裝飾也不要！這麼長大了，耳朵還不要穿起來，你到鏡子裏

梅 去照一照看，還像個甚麼模樣？

媽媽用了針在耳朵上穿一個洞，可不要痛嗎？無論怎樣好看，

我總不要……（春寶上）

（耳上掛着耳環）媽媽！你們飯喫

過了麼？和梅姊姊講些什麼？

（向春）飯還沒有喫呢！（指春向梅）

你看！春寶姊姊帶了金圈多麼

好看！（梨上）

梨 （手帶金鐲金戒指）媽媽！梅寶姊！

在這裏，我正要找你呢！

母 （行近梨處）梨秀妹妹！你去勸勸你的梅寶姊姊，叫他早

—— 哦！春寶妹妹，你也



晚把耳朵穿了罷

梨

(走到梅的身旁)姊姊!你別執拗了!熬痛穿了耳朵,過幾天就可以帶一付耳環了,裝飾好了,是多麼好看?(杏上)

杏

(面上塗了粉,笑嘻嘻地走進來)媽媽!哦!姊姊們都在這裏。

母

巧得很,杏妹你也來了。哦!怪香啊,你面上抹的是甚麼粉?

杏

這是芙蓉粉,香是怪香的,不知怎麼面上抹了這粉,便生出許多小的瘡來。

母

你們幾位小姊妹到這裏來,連茶也沒有一口喝(取茶去,下)

梨

(走過一步來)正是呢,我前天抹了那種粉,也曾經這樣

過的(看自己的手腕,作疼痛狀)

春

梨秀姊姊,你莫非因爲手腕上帶了金鐲覺得痛麼?我從前帶了金鐲和戒指,手腕上和手指上也潰爛起來。你現在讓我看!

(婦女進德會會員三四人手持傳單,走上來發了一張就去)

春

(上前拾了傳單朗誦,其他各人均凝神而聽)「我們女子爲甚麼要講究裝飾?試問把好好的耳朵土去穿一個洞,把粉去塗在面上的皮膚孔裏,又在手腕上和手指上去帶鐲鏤似的鐲頭和戒指,究竟除了身體上受着許多的害處以外,可有甚麼絲毫的益處?咳!我們的女同胞呀!快快革除這種不良的舉動罷!」

杏春

（點了點頭）說得一些不錯。我們快快……（春探下耳環，

杏取了溼手巾揩去面上的粉）

梅

（對梨姊姊）快快將手鐲和戒指探下來！（梨探下手鐲和戒指）

梅杏

我們以後再莫把當給自已上罷（幕下）

再莫勉強熬下去了

清明節的那一天，鳳鳴陪着他的表兄植之在書房裏開談。他們從過去的事情中漸漸談到目前的狀況，又談到將來的志願。

他們談了一點多鐘了。植之的口才這樣地好，還是滔滔不絕地提出一個個問題來；但是鳳鳴却僅僅支吾一二

旬，只顧一手捧着腹部，把眉峰緊緊地皺着。

植之看見他這個模樣，連忙問道：「鳳鳴弟！你有甚麼不自在？莫非是肚子痛麼？」鳳鳴捧着肚子，只不做聲。

植之又說道：「是了，你肚子痛，大便去罷！」鳳鳴還似乎不好意思地不肯實說，直等到植之再三催促他去大便，他纔急急地奔將出去。

停得多時，鳳鳴大便過了，又

回到書房裏來，植之向他說道：「鳳鳴弟！你太拘禮了，要大便爲什麼不立刻就去，要挨了這許多時候呢？可曉得當糞便



需要排泄出來，你假如把他熬住，對於身體上要有大大的害處。因為糞便積在腸中，不能夠很暢利地排泄出來，那麼這污穢的水分一定就被吸入血裏去，使全身中他的毒呢，即如小便也是這樣，假使把小便熬住了，不就去排泄，到後來，也有很醜醜的東西沈澱在膀胱裏，使身體受着害處。鳳鳴弟！你以後無論在那裏做一件怎樣重要的事情，假使要大便或小便，應當立刻就去，再莫勉強熬下去了。講到大便更加要緊，至少每天總要有一次纔行。

植之講到這裏，鳳鳴接上去說道：「植之兄，我知道了。現在我們還是講些別的事罷！」

我昏哩

天保的母親向天保說道：「你以後不再要到荷生的家裏了；他的弟弟在那裏出天花呢！」

但是荷生是天保最要好的朋友，一天不看見了，便要想念起來。現在聽得他在那裏出天花，怎肯不去探望他一下？於是天保就瞞着了母親，到荷生的家裏去。

過了兩天，天保果然也發起寒熱來了。他的母親起初並不介意。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只見他滿頭滿面都起了小的紅點子，曉得他一定傳染着了天花了。

天保母親的心裏很着急，恐怕那天花傳染着了他的弟弟和妹妹，那麼，怎樣好呢？她想了好久，覺得喫住都在一處，難保不就傳染。於是心中好不納悶着。

明天，天保的母親在河灘上淘米的時候，隔壁的王老

太也在那兒；她無意中就把天保出天花的事講給王老太聽。王老太聽了，很着急地說道：「留心些！別把他的弟弟和妹妹也傳染着呢！」

「正爲了這件事，所以我一刻也放心不下！」天保的母親這樣說了一句。

王老太笑嘻嘻地說道：「那有甚麼放心不下？只要替他們去種牛痘好了！」

天保的母親敲着自己的頭皮說道：「我昏哩！怎麼倒忘了！她淘好了米，回到家中，就領了天保的弟弟和妹妹到醫院裏種牛痘去。」

到醫院裏掛了號，守了一刻，一個



醫生來了，天保的母親便解開天保弟弟的衣服，醫生就在他的臂膀上用硼砂水搯了一搯，然後用一把小刀將他割開一些；同時就把牛漿種在這上面，待等天保的弟弟種好了，他的妹妹也照樣在左臂上種了四粒。

醫生替他們把牛痘種好了，向他們的母親說道：「近來出天花怪利害，一條街上不下七八起，傳染起來真容易呢！假使不種牛痘，委實是一件很危險的事。這兩個小朋友明年應當還替他們種幾粒，後年再種一二粒；以後每隔幾年種一次；那末，總可以不至於出天花了。」

他們兄妹兩個跟了母親回到家中，只聽得天保哥哥還在被中喊苦哩！

黃梅時

從前，有幾個英國的商人在印度某地方開一所墾牧公司，招集了一千個印度人到那裏做工去。

這個公司的房屋分東西二區：東區在一個城市裏，那上頭喚做克力夫，他是英國人；西區在一個鄉村上，是一個法國人勞哈斯做工頭，他們二人營公司裏主持一切的事務。

這兩區的情況大不相同。東區裏的工人，一天到晚只聽得電燈廠，紡紗廠，鐵廠，機器碾米廠……裏發出軋軋的聲浪，鬧個不住。那西區却是在人煙稀少的村落上，工人們終日嫌太寂寞。

開工還沒到三個月，正當黃梅天氣，東區裏五百個工人中，差不多有四百多個患了腳氣病；兩腳腫的非常可怕，

揪上去有一個個很深的瘡洞，但是那西區裏的工人依舊很出力地工作，並且絕不知道世間什麼樣的叫做腳氣病。

東區裏的工頭克力夫爲了這件事很着急，但是急來急去，總沒有找出一個病根來；後來，他決意到西區勞哈斯那裏去和他商量商量；並且順便也可以調查西區裏工人的狀況，和自己東區比較一下。

克力夫詳細調查了一番，覺得兩區並沒有什麼不相同的所在，除了一邊——東區——喫的是機器碾的



白米，一邊——西區——喫的是人工舂的糙米罷了。

克力夫料想這也許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於是他就回去試驗，將以後工人每天所喫的機器白米改爲人工舂的黃糙米。果然，不上一月，患腳氣病的人都好了。

小學生的參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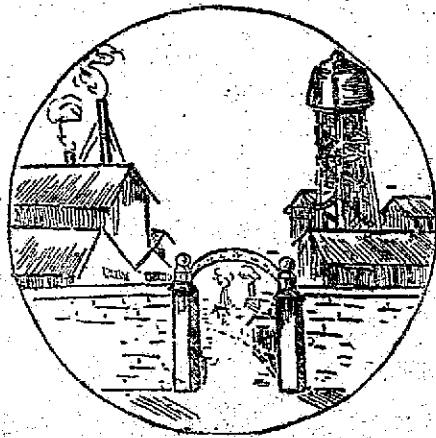
上海閘北附近的一帶地方，是滬寧滬杭這兩條鐵路的發軔點，那裏的工商業很繁盛。而最著名的，要算江蘇省省款辦的一個水電廠，這廠裏的規模非常宏大。

有一天，閘北私立培元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上自然研究課講着「水」這個題目。他們討論到沙濾水的一段，教師就領了他們到附近的那個水電廠裏去參觀。

那位教師和水電廠裏接洽妥當後，廠裏就派了一位

招待員出來引導學生去參觀。學生們一面走，一面看；同時，那招待員講給他們聽道：「這沙濾水的機器，構造上並不十分奇特。水從這許多管子裏吸收上來；中間經過了一番沙濾的工夫，所以吸上來的水是這樣地乾淨而純粹了。我們曉得水中本含有種種雜質，喫了也許要發生疾病；但是經過了這一番沙濾的作用，雜質就沒有一些存在水中了。」

那位教員看見招待員的話已經說完了，他也約略申



說幾句道：「水從崇山峻嶺上流到平窪處來，在中間所經過的地方，難保不帶有毒質在裏面，所以我們爲了衛生起見，飲料一定要用沙濾水纔好！」

教師說到這裏，在語氣上做了一個收束，然後很感謝地向那位招待員說道：「謝你的誠意，費了許多時光來指教我們！現在我們要回去了，再會罷！」說罷，就引了全體學生回到本校去了。

軍樂聲中

天健是一個富有好勝心的學生，他對於無論什麼事，總要做得比旁的人格外出力些，然後心中纔覺得舒服。學校中兩星期後要開運動會了，天健曉得了非常快

活，就一天到晚在操場上練習起賽跑來。別的同学跑了幾個圈子，自己覺得沒有力氣，就停止了；他却還要勉強命令他兩條腿搬動他的身體。跑到末了，面上總是呈露着青白的顏色，頭裏發暈，但覺得房屋和樹木都在那裏轉動哩！這樣過度的運動，天健一共舉行了一個星期光景。

又過了四五天，開運動會的日子到了。操場上滿佈了學生，四面看的人不下幾千個。在東面的軍樂臺上，吹打着軍樂，好不悠揚動聽。待等鎗聲一響，許多運動員就在賽跑的出發點衝向前面去了。

但是這一天獨獨不見了天健這個人。原來此刻他正躺在療養室中的病榻上，將左手伸給校醫按脈息呢！那時，他還不知道這病的原因，恨不能到外邊運動會中去一顯

他的好身手；但是那位校醫診罷了脈息，向他說道：『你的病是因為運動過度的緣故。以後運動起來，決不可以再這樣地過度了！否則……』從外邊傳來一陣軍樂聲，將醫生的聲浪罩住了。

我的一生

我是一個癆蟲，住在人的肺裏，不知有多少天了。今天受了白血球的攻擊，使我跌入這石灰海裏，挨受種種的苦楚。到現在，受苦的時候快要告終了，『死』立刻就要和我親近了！趁這未死以前最後的幾分鐘裏，不妨把我的一生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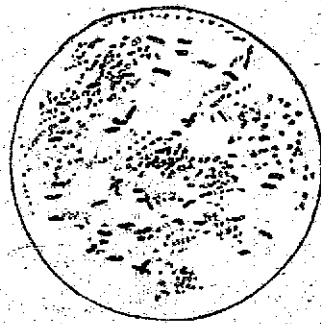


給大家聽聽

(一)我的形體。我的形體可說再小也沒有，彷彿會隱身術似的，無論什麼人的眼睛都不能夠看見我。不過假如有人用了高度的顯微鏡來一看，那麼，我的隱身術就不中用了。

(二)我的住宅。我住的地方很不一定，往往今天住在這個人的痰裏；明天在地上住一天；後天靠了空氣的介紹，又遷居到別一個人的肺裏去了。

(三)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大概分為兩種：(1)是生殖同胞。我的同胞是從我自己身上分裂開來的，好比一分二，二



分四，這樣地分至無窮。(2)等到同胞繁殖得多了，我們就開始攻擊人們的肺部。

(四)我的仇敵。我的仇敵很少，只有人體內的白血球、強烈的日光、石灰水、石炭酸水等等幾種罷了。

上面幾項是我代表了我們全體所報告出來的生活狀況。現在我還可以總結說一句，就是我雖然跌入了石灰海裏，快要死了；但是假使我的同胞不死完，一天天還住在人們的肺裏，那麼，總有一天他們替我報仇，把人們全體都殺死呢！

二十四小時內

在這裏附近四百里路的周圍以內，好容易要想找出

一隻貓的影兒來，所以到處只聽得吱……吱的聲音，日夜鬧個不休。原來這裏也許就是所謂「無貓國」了。

我們曉得老鼠自身的害處，僅僅咬壞些什物器具，本還算不得甚麼利害。可是那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蚤蟲，有一種神出鬼沒的本領，可以使幾千萬人在二十四小時內都死掉。那就十分可怕了！

當西曆一六〇八年的五月裏，這周圍四百里路以內的地方，無論大街、小巷、屋內、戶外、溝中、河中，到處都橫躺着許多老鼠，動也不動一動。原來都給寄生在他們身上的蚤蟲所咬死了。



蚤蟲們在老鼠身上喫了幾天，血已吮完了，他們曉得再住下去，要不能維持生活了；也是大家就離開了死鼠，另到別處去。自然，世界上除了最適合他們寄生的的人類以外，還可以上那兒去呢？

這種蚤蟲自從咬死了老鼠以後，他們更加是可怕了！當他們的嘴刺入人的皮膚中去，人身上的血液已經和那蚤蟲所含死鼠的毒血相交通。這時候，人體上的血液中混入了一種叫做「白斯篤」的細菌，散佈到全身各部去了。

那時，還沒有到五月的月底，這地方上已到處都是死人，滿身發了紫黑色，直僵僵地躺在板門上。原來這鼠疫的傳染非常容易，發作也非常迅速，往往朝上有一個人患了，到晚上合家的人都已死了！

警察局長嚇呆了；醫生們也只是橫搖着頭；其他的人更是一些兒沒有主張。那時，有一個人召集了本地的全體公民，開一個關於防制鼠疫的緊急會議。可惜議決的事情一時記不起來；但曉得將議決的議案實行以後，果然，鼠疫就漸漸地消滅了。

一個小工

小王是隆興機器碾米廠中的一個小工。他一天到晚，在那「引擎」的沖沖的聲浪中，肩上壓了一袋袋的米，從這邊拊到那邊，從那邊拊到這邊，沒有一刻兒停止。

講到他所得的報酬，每天除了一百二十個老錢以外，僅僅是一層雪也似的米灰，和他滿身汗水所黏成的一種

混合物罷了。

米廠的門前是一條河，河水終日慢慢地流着。到了日落西山的時候，引擎起始緊閉他的喉嚨了。這個當兒，小王從廠裏踱出門來，一見了河中火紅的霞光，彷彿正在竭誠歡迎他似的；於是他就脫下衣服，走入河中了。

滿身的米灰浮在水面上，他身體上覺得十分地爽快。過了一刻多鐘，小王上了岸來，將一方乾燥的破麻布在身上到處磨擦；擦的皮膚通身發了紅色，摸上去如火燒的一般，然後纔穿了衣服，抱了一雙破鞋子回他的家裏去。



小王每天做完了工，別的事情也許偶然要忘掉，獨有這件洗澡的事情，總是天天照着做的。他想，窮人沒有別的可以享受，忽一個冷水浴總算也可以使得身體上爽快一下！

小王的身體能夠十分康健，一年到底用不到什麼「藥」也許因為每天忽一個冷水浴的緣故吧？末了，他偶然說起他窮苦的話來，人家就向他說道：「小王，你所享受的，人家出了十萬錢也買不到呢！」

原來如此

(獨幕劇)

(佈景) 荒野

(登場人物)

朱駝子

李歪頭

張挺胸

蔣扛肩

金老壽

朱

背上負一袋很重的東西，一面行，一面喊「杏——安——杏——安——」今天天氣怪熱，且在這樹蔭下歇息一回罷（將袋放在地下，坐在地上，作喘氣狀）李上

李

（右臂挽大籃一只，行至樹下）喂！朋友！你已經是一個駝子，肩上還要負這樣重的東西，恐怕……

朱

我和你是客客氣氣的，你什麼說駝子長，駝子短；難道你不看見自己的頭歪着不成？

李

你倒要說起我來！……（吵鬧起來，蔣扛肩上）

蔣

（扛了肩，且行且說）今天好容易賒着了一升米，可是又沒有柴，不知這裏可有野柴拾些（四面張望）呀！有人在那裏要打架了（走過去）哦！原來是你們二位，別吵了，有

話好講。

朱 他不曉得自己是個歪頭，却反來說我駝子，真是豈有此理！

李 他，他說我甚麼歪頭不歪頭……

蔣 (微笑) 好好，一個歪頭，一個駝背，真是半斤和八兩，十分配對！

李 (向蔣) 什麼？你說什麼？

朱 (向蔣) 你要來說我們，你先看看自己的肩胛怎麼樣！(張挺胸一手揮扇上)

張 天氣好熱，真個熱得長子搖又搖，矮子雙腳跑，癆病鬼向井裏跳！——哦，有人在那裏爭鬧，待我上去勸他們一下。(走上前去) 喂！朋友們！熱天熱氣，就免了些罷！

(三人方要搶上前來說話，金老壽上)

金

我金老壽的別號叫做「管閒老」，現在閒事又來了，待我去問了一下。(走上前去)啊！倒好看得很，一個駝背，一個

扛肩，一個挺胸，一個歪頭。喂！朋

友們！你們在那裏吵鬧些甚麼？

——還是大家坐下來講些閒

事罷！(向蔣)喂！朋友！你的肩胛怎

麼會扛的？

蔣

我因為時常磕在高的桌子上

做生活，日子長了，所以肩胛漸

金

(向張)那麼，你的胸脯怎麼會挺得這樣地高？



張 我是替人搖船的。一天到晚總是將胸脯高高地挺着，所以成了這鵝形式的胸脯了。

金 指朱和李那麼，你們二人爲了什麼呢？

朱 我是米行裏的小夥計。天天有一袋袋米壓在我背上，於是將脊骨也壓得彎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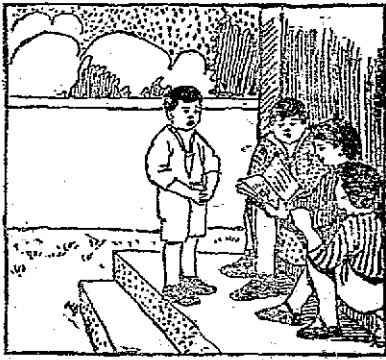
李 我因爲從前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總是坐在靠左邊的角裏，要看黑板上寫的字，一定要將頭向右邊轉過去。天天這樣，年年這樣，不上三年，把我的頭弄歪了。

金 原來如此。咳！太可憐了！我現在教導你們矯正姿勢的方法。（向朱）你的背駝了，應當時常將兩肩向後扳過去！（向蔣）你的肩胛應當時常用力向下伸，或是不放你的頭頸縮下去！（向張）你的胸脯太挺出了，應當時常將

他壓平些！(向李)講到你呢，頭向右邊歪，只要時常坐在右邊看左邊的東西好了！倘使你們不相信我「管閒老」所說的話，那嗎，你們的姿勢再也不會矯正了！(幕下)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寧兒和幾個小朋友坐在戶檻上，看一本兒童週刊。他們看了幾幅很美麗的圖畫，讀了幾首兒童自己做的文字，然後又一頁一頁地翻下去，忽然翻着下面的食物比較表：



食物性類別	特	性
植物性	易於消化，多小粉質和蛋白質等。	
動物性	消化較難，多脂肪質和蛋白質等。	
礦物性	補助植物性動物性兩種。	

寧兒看完了就發問道：「你們可曉得那幾種是植物性的食物？」一個姓朱的小朋友回答道：「穀類、蔬菜類、果實類等等從地上生出來的都是。」寧兒聽了，把頭點了一點，又問道：「那麼，礦物性的食物是那幾種呢？」

這個問題，那位姓朱的小朋友一時回答不出了。他旁邊一個小朋友喚做鴻生的說道：「水哩鹽哩……都是屬於礦物性的吧？」

鴻生的話纔說完，又有一個小朋友喚做福元的，不等

姓朱的小朋友再問出來，就說道：「還有一種動物性的食物，像肉和蛋……等都是。」那位姓朱的小朋友向福元笑着說道：「竟給你猜得一些不錯。」

這個當兒，寧兒的母親拿出一盤餅乾來，送給那幾個小朋友喫，他們一面將餅乾放在口中細嚼，寧兒一面又發出一個問題道：「這餅乾是屬於那一類的食物呢？」

下列名書

笑話	謎語	中國寓言	兒童遊記	兒童劇本	中國故事	兒童小說	兒童詩歌	兒童故事
每冊五分	每冊五分	每冊八分	每冊五分	每冊一角	每冊五分	每冊五分	每冊五分	每冊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其價值發
書都用互

最合兒童的需要。這真是兒童

界最善的出版物啊！

本能的習慣。全

猜得內

元(1374)

Children's Hygiene Series
Stories on Hygien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分售處

總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者

校訂者

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州
廣州汕頭梧州梧州梧州梧州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上海 棋盤街 中市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計志 師 中

張愈張 師煥粒 民斗民

兒童衛生故事四冊
（每冊定價大洋捌分）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41

112397

